

孫子釋証

八十の角祥也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屋

作戰篇第二

此篇論軍興以理財爲先也

算多勝必可作戰矣第軍興之費百倍平時若財政未審饟糈未度而遽帶甲十萬以肆武功雖算多亦有未可恃者故孫子於廟算之後繼言軍費以見兵強財絀仍不足以言戰也即食貨充物轉輸無缺亦

貴速勝而戒久暴否則師老民怨敵乘我
弊可不慎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

此節論編制也

十萬之師用車二千攻車千駟步卒七萬
五千人守車千乘步卒二萬五千人攻守
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一乘駟馬二千乘
則馬八千匹披甲之士十萬也

司馬法曰
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
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
孟德新書曰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
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
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攻守二乘
凡人一百人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
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此節論軍費也

千里饋糧者兵站運輸也

諸葛亮聞魏曹真由斜谷入寇

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三十餘日
棧道斷絕魏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

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也又況於深入阻
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
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遠而
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魏主遂召曹真班
師唐肅宗至彭原進討安祿山第五琦
見上曰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
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
軍上從之加琦山內外之費者軍事之需
南等五道度支使賈誼謂太宗曰夫積貯者天
外交之用也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明憲宗成
化十年寇據河套余子俊上疏曰今征套
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芻煩內地若今冬
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
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

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
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
安得不變計臣前疏築墻
建堡爲久遠計請速舉行
賓客之用者間
謀之資遊士之需也
司馬法曰收遊士

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
漢高祖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

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
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
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項

王果不信
膠漆之材車甲之奉者種種繁
鍾離昧等
費也
周禮考工記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

以其時又曰膠也者以爲和也漆也

者以爲受霜露也凡此皆備作弓之材也
車人爲車函人爲甲各有其材皆當備以
待用也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軍久兵多國何以堪也

管子曰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

費累代之功盡唐憲宗討王承宗久無

功白居易請速罷兵曰若保有成即不論

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

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

如早罷以府庫金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

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也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

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力屈殫貨則諸侯

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此節論兵久則國危也

其用戰也勝者戰以速勝爲務也

曹操征烏丸行

至易郭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曹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曹操至惶怖合戰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遂大敗

師則國用不足者兵久則銳氣必挫管子
士三年而兵弱後魏入寇梁武帝命修
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魏中山王
英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合之巒上表
曰征南將士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
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
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詔
曰事如前敕可速進軍巒又表曰彼堅城
自守不與人戰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
至春士卒自弊臣寧苟怯懦不進之責不
受敗損空行之罪乃詔巒還更命將軍蕭
寶寅與英同圍攻城則兵力必困韋孝寬
鍾離果大敗潰討尉遲
迴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當衝要
雉堞堅固迴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
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攻而不
破損我軍威今大破其眾此亦何能爲也

於是行軍次於武陵大破迴軍久暴師則財用必竭是知

久戰足以亡國也管子曰國貧而用不足

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

守不固則國不安矣唐僖宗時南詔遣

使求和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大

中之未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

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

下罷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

使內庫由茲空竭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

何以枝梧不如允之遂遣內使共齎詣南

詔夫鈍兵挫銳力屈殫貨則諸侯乘其弊

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者力痛財

殫敵乘我弊雖有才智不能圖之也韓非

兵士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園倉虛四
鄰諸侯不服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諸軍
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
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曰師
老財困亟宜罷兵以故兵聞拙速者拙謂
裴度獨無言終不果老子曰大巧若拙
併氣積力謀慮堅決兵法百言曰遇敵強
而或堅壁或退守時宜拙也敵有勝名於
戰無損則侮言可納兵加可避計來可受
凡此皆可拙而拙也甚至敵無奇謀我有
樸慮敵本雌伏我以勁待凡此皆不必拙
而拙無失也靈使我有虛防無使彼得實
嘗歷觀古昔竟有以一拙敗名將而成全
功者善用其怯也宋文帝以魏寇爲憂
咨訪羣臣御史何承天上表曰凡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
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

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
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
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
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策速謂臨機不誤一舉克捷非
之最末者也
遲拙無謀輕速不達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
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也
李衛公曰用
兵上神戰貴其速
兵法百言曰有智而
遲人將先計見而不決人將先發發而不
敏人將先收難得者時易失者機
孟達
欲叛魏歸漢司馬懿以書慰之達猶豫未
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
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
之時也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
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將救達懿分兵以
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

去吾一千二百里間吾舉事當表天子比
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
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
而兵至城下未睹巧之久也者巧能乘機
何其神速也

必不遲後也

兵法百言曰事有不可以徑成者必以巧

羊祜上疏請

伐吳帝納而時議者不同祜因歎曰天下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
豈不令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

也故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

用兵之利也者兵久則國害不去其害不

得其利也

漢宣帝欲討隴西羌問用兵之
數馮奉世曰法當四萬人一月

足以決韋元成曰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
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少發師而曠日
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
於敵故軍食可足矣

此節論用兵之利也

役不再籍者一戎奏捷兵不再徵也司馬

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法曰

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民數概以

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五百一十二家一千

二百八十八人擇七十二人籍於司馬以

備征伐馮奉世曰再三發調曠日煩費
魏文帝欲大興軍征吳辛毗諫曰方今

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
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
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
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
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
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
強壯未老童叢亂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
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
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
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
竟伐吳至糧不三載者往則載之歸則迎
江而還之無庸三載已凱旋也尉繚子曰患在百
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內不起一日
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內不起一日
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後周世宗伐
蜀中書舍人竇儼上疏曰陛下南征江淮
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

前無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取用於國者取器國中習帝覽而善之

於用也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御史中丞何承天對宋文帝曰伐魏之

策必先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習服

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籥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

內軍用因糧於敵者資敵之糧充軍食也粗備矣

隋東都法曹翟讓亡命於瓦崗爲羣盜李密往依之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

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

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

下榮陽糧
因以足 此皆用兵之利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
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
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
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
十去其六

此節論用兵之害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
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

十去其七者遠輸則水陸舟車民不遑處

失業必多是因失業而貧也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

無一年之積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唐開元三

年經略大使郭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西安討伐西域皆給遞駝及熟食救許

之韋湊上書曰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駝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

西戶口漸少涼州以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

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矣既而虔瓘卒無功董博霄建

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

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次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師之地需用必夥供不應求百物騰貴累及居民是因物貴而貧也貧則難畜牛馬而丘甸之役又不可免必致手足無措十室九空是因丘役而益貧也於是閭閻凋弊民不堪命矣司馬法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四

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傅子曰無常役下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

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者師久於外器械車馬耗折過半公家困也詩曰既破我

明憲宗成化五年寇入河套王越至榆

林破之明年三月阿羅出等又擾邊不止

越與朱永共圖之阿羅出中流矢走尚書

白圭請大舉搜套越曰士卒衣裝盡壞馬

死過半請且休兵遂引還國困於上民貧於下此皆用兵之害也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秬

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按怒

爲峻法貨爲厚賞之義之利二字疑衍文者貨也

此節論因糧之法也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秬一石當吾二

十石者食一於敵較之自輸利倍二十也

宋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與吳拱李道會於襄陽又與四川宣撫使吳璘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曰若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搏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

之糧而會諸軍於汴則兵力全而饑道便
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解學龍
上疏曰京邊米一石民輸則非一石也以
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三關
餉一斛銀四錢以易錢則好米值錢百惡
米止三四十錢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國
之費與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國之三總之
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况小民作奸欺漕
卒漕卒欺官司官欺天子展轉相欺米
已化為糠粃沙土兼濕熱蒸變食不可咽
是又化有用之六殺敵者怒也者法峻氣
為無用之一也
盛則可殺敵也六韜曰嚴刑重罰者所以
進罷怠也左傳曰彼驕
我怒而後可克唐河東節度使馬燧攻
田悅將楊朝光於邯鄲悅將萬人救之燧
命其將李自良等禦於雙岡令之曰悅得
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乃却燧推火

車焚朝光柵斬其首並虜五千餘級取敵者貨也者賞隆士

勇則可取敵也六韜曰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管子曰開必

得之門信慶賞也心書曰勇者賞而勸

之急唐太宗時李納攻徐州刺史李洧告

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瓌

等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

言激怒士卒且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此

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奪大破李納

得其輜重旗服鮮

華宣武人大慙

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此節論處分戰利品也

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賞先

得勵後進也

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徒雖破車皆無功

漢光武帝遣岑彭伐

蜀公孫述述將田戎據荆門虎牙橫江起

浮橋拒漢兵彭令軍中曰有攻浮橋先登

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暮而前時東

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

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焚之

橋樓崩燒岑彭順而更其旌旗者去敵幟

風並進蜀兵大敗

樹吾幟也

韓信張耳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

千人入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
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
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
水上軍水上軍開壁入之復疾戰趙果空
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
皆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遂亂遁走於是漢
兵夾擊大破趙軍唐乾寧元年劉建鋒
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納遣邵州指揮使
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閣殷先
至關下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
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

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
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
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
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
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車雜而乘
建鋒徑入府處納方宴擒斬之

朱元璋遣宋廸使山東還言張

之者獲車參用慮中變也
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
舊兵進取公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
將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
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廸往諭興祖曰
今後得降將悉送

卒善而養之者降養傷

以來勿自留也

司馬法曰敵若傷之醫藥歸

治重人道也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

者脫之

鶻冠子曰反正則舍是故不殺

降人

王朔謂李廣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李孝恭擊朱粲破之，俘其眾，諸將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是謂勝敵而益強。殺後，豈有降者？悉縱之。者因利於敵，軍勢益張也。李景隆兵敗白州，城戍皆望風潰。燕王攻德州，景隆走濟南。依鐵鉉，燕王令曰：盡收其儲蓄，可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景隆復大敗南奔。

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此節論兵貴速勝也。

兵貴勝不貴久者，久戰國弊得不償，失必

思速勝始爲國利也。劉晝曰：成務雖均，機
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
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儲糧如
何？純仁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儲糧粗
備。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
職事皆言粗，何也？純仁徐曰：粗者微精之
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
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
靈，耗竭財用，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
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
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乎
夷狄，彼將愛戴如父母，雖其酋首桀
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孫子釋證卷二終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犀

謀攻篇第三

此篇論兵力爲外交之後盾也

作戰貴謀謀有等差謀之上者折衝樽俎
猶今世言外交政策以兵力爲後盾耳無
兵力固不能言外交無外交更不能操必
勝故全篇以伐謀伐交爲主體以知己知
彼爲歸宿足徵伐謀要旨係得失於外交

也外交得則兵不頓而萬全之利可收伐
兵足云乎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
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
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
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轆韞具器械三月而後
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此節論謀全攻破也

全國者以謀服敵兵不血刃上策也

叔苴子曰

善謀而不師者以計勝也計勝者不傷和不傷和神之至也晉文帝時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張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

使羌胡抄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
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
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
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漸送光首
其餘咸安破國者以力服敵殺將破軍策
堵如故劉晝曰兵貴伐謀不貴交刃曹
之次也操以代郡大亂烏丸王自稱單于
專制郡事欲授裴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
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
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
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
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潛案
誅郡中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焉全軍全旅全
卒全伍者無問眾寡謀勝者優力取者劣

也握奇經曰上兵伐謀其下用師孫策
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
子魚自有一震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
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
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鄱
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
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
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鄱郡
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
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王會稽實如尊教
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
君所親見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以所
恃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
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
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百戰百勝非善
矣歆遂迎策策禮爲上賓百戰百勝非善
之善也者戰而後勝民勞財傷雖勝非善

也六韜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進爽方欲增兵鍾毓與書曰竊以爲廟算
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
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
縱吳漢於江關聘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不戰而屈人
公侯詳之爽卒無功而還

之兵善之善也者不遺一矢敵已屈服勝
乃萬全也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將必戰
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
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
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
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
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

華轂馳驅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
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三百乘騎二百侯
印迎徐公燕趙間之不戰而城下者三十
餘城王霸討蘇茂茂挑戰霸堅卧不出
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
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
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未足故
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果引退上兵伐謀者破之於始謀
勝之於未形策之上也

漢光武帝親征高峻令寇恂以璽書

招降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
怒誅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懼乃降諸
將問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其次伐交者或樹敵敵或破

敵盟雖遜伐謀亦良策也趙充國上屯田

饒啟諸羌相叛之漸土魯番王阿黑麻

反覆無常馬文昇語朝廷曰此敵既遣使

入貢復虜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

之不戢請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

歸怨阿黑麻以其次伐兵者爭勝白刃策

攜其黨上從之其次伐兵者爭勝白刃策

斯下也心書曰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

宋文帝時安定盧水胡劉超聚眾萬餘

人反魏主以陸侯鎮長安謂侯曰今朕以

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

未易攻也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卿當自以

方畧取之侯乃單騎之鎮超等聞之大喜

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

超女以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眾猶無
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
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
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
詣超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
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
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
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餘遂
平下政攻城者以勞攻佚師老財費則非
策也曹操圍壺關連月不下曹仁曰城固
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
久今頓兵堅城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者名城重鎮不得不攻也漢光武帝遣來
歙將二千人伐

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
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

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修櫓輶輜具器

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者備

械攻城需時費日非倉卒之事也左傳曰

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曹操遣朱公爲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吳將呂蒙上書討

之孫權親征至皖問諸將計策皆勸作高

壘蒙曰治壘必歷日乃成彼援外至不可

圖也宜乘銳攻之可將不勝其忿而蟻附

拔權從之食時果破

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也者頓兵堅城將忿卒困徒多傷害城莫

能克此浪攻之咎也三略曰攻城不可拔

圖邑則不廢二者無

功則士力罷，敵則士力罷，敵則將孤，眾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韓非子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諸葛恪伐魏，魏將張特守新城，恪攻之，連月不能下。吳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曰：病者甚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維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魏人伺知，故善用吳兵已罷，乃進救兵，恪引軍去。

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者，以謀制勝，則不

戰而人之兵自屈，城自拔，國自毀，萬全之

利自收也。司馬法曰：上謀不關。漢光武帝遣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

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
攻之吳漢曰使高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
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
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
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魏將陳泰圍
勾安李歆於鞠城蜀將姜維出牛頭山救
之與陳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
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擒也諸軍
各守勿戰絕其還路
維懼遁走李歆遂平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
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

此節論戰法也

用兵之法伐謀固上然不得已而伐兵必

量敵以爲戰也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魏王肅遣長史溥

永擊之永將心腹

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

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

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救之永

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

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

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

滿三千彼精兵猶勝非力屈而敗自墮吾

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十則圍之者

使我十敵一則分本隊自固支隊合圍也

慕

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攻之恪曰軍勢
有緩急若彼我勢均而且有強援慮腹背

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
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
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今我盡銳
攻之計數日可拔但恐傷吾士卒當持久
以取耳乃築室反耕但恐傷吾士卒當持久
嚴固圍壘終克廣固五則攻之者以五敵
一則以二分出奇三分合戰也司馬懿擊
淵大破之遂進圍襄平時大雨兩月平地
水深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曰敢
言移者斬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
進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
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兵少而
食支一年我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
競也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倍則
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而走也

分之者兵倍於敵則分一術爲正一術爲

奇也

六韜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晉

魏昌之廉臺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

性輕銳又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

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

之無不克矣閔左操兩刃牙右執鉤戟以

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敵

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破之敵

則能戰之者智均力侔勝以詭道也叔苴

力敵爭搏智敵爭舞曹操軍官渡袁紹

以兵臨之起土地道操亦於內作之以

相應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曰

紹悉眾聚官渡欲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

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

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

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操從之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罷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北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輜重宿紹營曹洪守自將襲取之紹眾大潰少則能逃之者彼眾我寡逃形設詐也兵法曰必勝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五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我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

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軍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疑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東魏高歡軍許原西魏遣宇文泰軍渭南拒之泰召諸將議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當也宜至陳東北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背渭曲爲陳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日晡歡至望見西魏軍少爭進泰鳴鼓士卒皆起弼率鐵騎橫擊大破之不若則能避之者情勢見絀則避長擊短避實擊虛避銳擊惰避強擊弱也司馬法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勞倦避其閑宛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唐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寇渭源薛納與戰於武街大破之時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

與納擊吐蕃空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
來谷峻選勇士七百人令曰悉衣胡服多
置鼓角於後五里外前軍遇敵大呼後人
鳴鼓角以應之遂夜襲吐蕃虜聞鼓角以
爲大軍至驚懼而亂自相殺傷死者萬計
峻與納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
之又敗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者逃形避
長勝眾之諛小而力抗以卒予人也孟子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
可以敵強淮南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
折心書曰純剛純強其勢必亡衛青
將六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
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並軍三千餘騎獨
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降匈
奴建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

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
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然
之遂囚建詣行在所
天子不誅贖爲庶人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
弱

此節論將才也

將之賢愚強弱繫焉

皇甫規曰兵無強弱將有能否耳

子思

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
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
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
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

把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
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
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諸侯也公再拜曰
謹受教 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
豪帥劉胄叛諸葛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
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
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
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
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
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
斬賢則智周弱可圖強管子曰先王貴當
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謂之周
朱元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
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
敗能慎乎成乃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
所乘將軍 愚者多隙強且轉弱也 素書曰
其勉之

國傾宋文帝欲伐魏王玄謨等並勸之
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
再行無功劉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威不過往往時恐重辱
王師不從遣玄謨將兵討之玄謨士眾甚
盛器械精嚴惟貪復好殺圍滑臺城中多
茅屋眾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
何遽燒之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
聞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遂懼而走魏人追
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
資器械山積

建康震懼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
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
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

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
勝

此節論將權也

千里御將厥患有三曰縻曰惑曰疑也太公
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
君委之則縻者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強令
爲覆軍
之是縻絆其軍也三畧曰出軍行師將在
自專進退內御其功難
成唐代宗時李勉遣唐漢臣將兵萬人
救襄城上遣劉德信率諸將家應募者二

千人助之勉奏曰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兵候遂受伏兵邀擊殺傷惑者君不明治軍之事而強預之是大半

惑亂其軍也

慎子曰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

之例逆例逆則亂矣

晉成帝時庾亮用

事蘇峻在歷陽作亂帥兵二萬人至蔣陵

覆舟山司馬陶回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

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

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

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

疑者君不審權謀之道而強參之是疑貳

其軍也

墨子曰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隋煬帝親伐高麗戒

諸將曰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敗亡又凡軍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遂爲節制道喪三軍惑疑是自爲高麗所敗

亂導人於勝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晉元康六年秦雍氏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梁山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

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
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
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
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
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
制於人此成擒耳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
五千人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止
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處攻萬年
於六陌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
絕力盡救兵不至遂力戰而死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
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此節論知勝之道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者即較七計
而知強弱之情也管子曰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
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
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
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甘寧獻策於
孫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
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
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
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
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
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
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欽彌廣即可漸規
巴蜀矣權深納之遂克夏口祖挺身走追
斬之識眾寡之用者勝者即知圍攻分戰逃

避諸法也隋煬帝入雁門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圍之雁門四十一

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縣不下突

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詔天下募兵守令

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

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

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卒不

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

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

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

定興從之始畢上下同欲者勝者即得人

果解圍而去左傳曰不和不可以遠征荀

和之道也子曰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

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

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心書曰用兵之

道在於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唐會

昌元年盧龍軍擁張絳為亂雄武軍使張

仲武起兵擊之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
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
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
從兵三萬何益德裕乃奏以仲武知盧龍
留後仲武以虞待不虞者勝者即多算待
尋克幽州左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無算也吳起曰出門如見敵涿郡賊帥
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張須陀將萬人
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
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
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
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
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
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
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
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
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者即主不遙制於上也。
心書曰將受詞鑿凶門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維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朱元璋遣使諭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知此五者即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此節論勝負之理也。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知彼已強弱之情百戰不危也。
諸葛亮圍陳倉郝昭堅守二十餘日亮不能下魏主召張

郤於方城使擊亮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
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
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
走矣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不

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者知己強弱之情

不知彼強弱之情勝負難定也郭震曰先

外不舍外以害內秦主苻堅南伐王猛

將終諫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

安桓冲江表偉才不可伐也堅曰我有八

州之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

有遂遭淝水之敗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死者彼

己強弱之情自無所知理難倖勝也斯不

足語於謀攻矣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

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
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
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
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
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
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然曰
奉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
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
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馬主裴子烈曰宜
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摩訶復請
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
足爲恥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
軍既多吾爲總督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
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
軍夜發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
至清水口水勢漸微舟艦兼礙車輪不復
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明徹爲周
人所執摩訶居前突圍獨全軍得退

孫子釋證卷三終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虛

形篇第四

此篇論軍政與內政相維繫也

用兵固以伐謀爲上然亦有時而伐兵伐
兵之要首貴知形形有有形之形有無形
之形有形之形攻守也無形之形道法也
攻守者軍政也道法者內政也有形之形
疏而易睹無形之形密而難測疏密之較

勝敗預分焉故善用兵者能修道而保法則可爲勝敗之政矣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此節論無形爲有形之本也

先爲不可勝者先修五事以立不可勝之

形也

輿隅子曰立於不陷之地李光弼

軍洛陽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自將兵西攻鄭州光弼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陽不可

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
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
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
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
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
勢也思明入洛陽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
後不敢入宮退以待敵之可勝者繼較七
屯白馬寺南

計待敵可勝而乘之也

張華謂晉武帝曰吳王淫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後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叛歸梁魏主以
尚書邢巒將兵擊之問曰卿言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
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
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
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
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

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巒於十二月斬白早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

能使敵必可勝者不可勝之形在己自修

故可以為

宋仁宗時夏元昊寇邊陲西經略副使范仲淹上言曰今邊城

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一二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職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備使持久可守充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勝之形在敵自呈故不得而使也

尉繚子曰兵不

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

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勝可知而不可爲者，勝有形之敵可

知勝無形之敵，難強爲也。

李光弼禦史思明於河陽思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步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

謂李曰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
此成禽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
則勿返日越至柵下希顯阻壕休兵吟嘯
相視曰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
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顯日越默計
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顯而歸
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光弼厚待之
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曰降二
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
得野戰間吾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
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
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此節論無形之妙用也

不可勝者守也者先為不可勝之形守以

待機也

吳人歲有襲魏之事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連壽春賊攻

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必以淮北為守寵重表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可勝者於外則福生於內矣詔遂報聽

攻也者敵有可勝之形攻而不失也

尉繚子曰

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魏志青州黃中
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
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
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
畜士眾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
不能其勢必離散復選精銳據其要害守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者守則示以不足使敵
莫知其所攻攻則示以有餘使敵莫知其
所守守乃攻之策攻爲守之機也叔苴子
者必以守爲戰善守者必以戰爲守隋
志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
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
將兵拒之令其下曰可爲五柵以塞險要

並以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讓以數十騎遁去

者無形之守深密莫測也

胡宏曰應敵之幾幾之來也變

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晉安帝時孫恩攻海鹽劉裕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者無形之攻乍來莫備也
尉繚子曰若密於地若藏於天
吳九真太守士徽叛舉兵戍

海口呂岱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
夜入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
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懷逆計未慮吾
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
也稽留不速使得心嬰城固守七郡百
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徽
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
弟六人肉袒迎岱皆斬送其首故能
自保而全勝也者動靜無形虛實莫測守
可自保攻可全勝也唐甄曰山能顯而不
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
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即顯即隱即常
即變使敵莫知所從莫之所避斯爲神矣
秦苻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燕於列人
城燕王慕容垂遣慕容農禦之越甲仗甚
精農謂諸將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戰

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將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斬越首送於垂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能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此節論有形之勝非善也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者眾

知之勝非善也

三畧也

王國圍陳倉詔拜皇

甫嵩爲左將軍董卓爲督前將軍合兵四

萬人以拒之卓謂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

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

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

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

拔士眾疲倦解圍去嵩進兵擊之董卓曰

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

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

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慚恨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者必戰而

勝亦非善也

六韜曰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

宋

明帝時魏遣大將軍慕容白曜入寇白曜破無鹽將進攻肥城司馬鄴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降白曜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 譬舉秋毫見日月聞雷霆盡人可能也

不得謂力大目明耳聰也 胡宏曰隨眾人耳目聞見而知

者君子不謂知之也 必舉人不能舉見人不能見聞

人不能聞智超眾人之上勝敵於無形者

乃爲善之善者也 六韜曰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

北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 唐太宗時頡利可汗兵至渭水便橋之

力盛稱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責其
負盟命斬之思力懼而請命蕭瑀等請遣
之上不許囚思力於門下省自出玄武門
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隔水責以
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
至旌甲蔽野頡利有懼色上麾軍使卻獨
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固諫上曰吾
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以朕新即位不
能抗禦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
軍容示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制服突
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
是日頡利求盟詔許之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
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不忒不忒者其所
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
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爲勝敗之政

此節論無形之勝之善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也者謂善戰

者無不勝其所以無不勝者在能勝易勝

也勝易勝者敗之未形勝於不戰故無智

名勇功也

老子曰大智若愚

管子子曰能

善師而不陳者無名從事無事
叔苴子曰
不傷敵武之至也
形勝也形勝者不傷敵
晉滅吳杜預還襄陽

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
 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士譚曰後日無叛
 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陳文帝時齊
 主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
 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
 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
 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
 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
 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
 之地日使窮感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
 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
 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
 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
 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
 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故其戰不忒不忒者其所
 措必勝勝已敗也者謂善戰者無錯計其

所以無錯計者在能勝已敗也勝已敗者

勝以有釁立於不敗故不失敵之敗也左傳

魯桓公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讐

有釁不可失也戰於速杞隨師敗績曹

操破袁紹紹死又討袁譚袁尙於黎陽連

戰數克諸將欲乘勢遂攻之郭嘉曰袁紹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

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

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

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

曹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

州譚爲尙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

太祖還救之遂定鄴又攻譚於南皮冀州

平明靖難師起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

定張玉單騎覘之還報燕王曰秉文不能

訓眾師有敗氣急擊勿失王從之遂敗秉

文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者勝兵勝於
未戰也管子曰攻伐之道計未先定於內
而兵出乎境則戰之自敗攻之自
毀者也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
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
此則勝於彼矣非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
韓遂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
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漢陽太守
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
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
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
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
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
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敗兵先戰
坐而待也鄙不從遂敗見殺管子曰令
而後求勝者敗兵求勝決戰也管子曰令
交及接兵

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魏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

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
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快七也
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
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司馬師
不從軍故善用兵者必先修內政而後可
遂大敗

言軍事也

叔苴子曰

道戰以心道戰者無敵後晉天福二年范延光張

從賓苻彥饒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疆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根本深固則枝葉不傷矣後敗延光等軍三鎮遂定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

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

以鎡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鎡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此節論勝敗之形也

地生度者雖有土地必度其德有德者勝

也左傳曰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袁術問張承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跡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疆夫能用德而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眾度生量者既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度其德又必量力有力者勝也左傳曰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曹操將征冀州袁術問張承曰
今曹操欲以弊卒數千敵十萬之眾可爲
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
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
百萬之眾可也術量生數者德懋力實機
作色不懌承去之管子曰剛柔也輕重也
謀之數必須明也大小也虛實也遠近也
多少也謂之計數曹操軍頓丘于毒等
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
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
武陽必矣遂行毒聞棄武陽還操遂擊眭
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縣皆大破之
數生稱者機謀既明利害輕重亦宜權也
韓非子曰權衡懸而減重益輕孫臏以
刑往見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

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往往勝負不決臆說
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
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臆曰
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
三輦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以孫臏爲能進於威王稱生勝者利
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帥
害已權勝敗之政乃可爲也尉繚子曰建
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
可以戰勝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操
遣曹洪禦之以曹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
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後軍眾議狐疑休
曰飛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
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
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勝兵若以鎰稱銖
兵擊蘭大破之飛果退

者鎰重銖輕喻易舉也

正字通曰鎰者二十四兩

敗兵

若以銖稱鎰者銖不勝鎰喻舉難也

說文曰二

十四銖為兩

以見不知勝之兵當知勝之兵其

不敵若此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

之谿者形也者勝兵之形勢疾節短若決

江河沛然莫禦也

三略曰攻如河決高祖時秦王李世民至

高塘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唐兵奮擊呼聲動地羅喉士卒大潰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

輕進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
失也遂進圍其城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
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
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爲不克而卒
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
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
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可
克也急之則歸隴外高墟虛弱仁果破膽
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

孫子釋證卷四終